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 atmospheric illustration. In the center, a silhouette of a man in a trench coat and hat walks away from the viewer down a path. The path is illuminated with a strong red and orange glow. In the background, a large, intense face with glowing eyes is superimposed over the scene, creating a sense of being watched.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dark tones and the fiery reds and oranges of the path and eyes.

〔日〕西村京太郎著

石人譯

夜幕下的惡魔

夜幕下的恶魔

(日) 西村京太郎 著

石 人 译

海南人民出版社

夜幕下的恶魔

(日)西村京太郎著

石人译

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海口花园新村)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中共重庆市委机关印刷厂排版

重庆巴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8印张17万字

1989年6月第一版 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7—80541—440—8/Ⅰ.94

印数：1——20000

定价：2.70元

内 容 简 介

美丽的东京海滨浴场，是对对情侣谈说爱情，尽情玩乐的场所。可是，这里却隐藏着杀机……

妙龄少女，比基尼游泳衣，法国蜂异乳罩……恶魔在猎取目标。

一个星期五的夏夜，由美子姑娘脖颈突然被捏住，被强奸后杀害。一个、又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也同样在星期五遭到厄运。

连续的强奸杀人案惊动了世田谷警察局，也震动了整个东京。刑警们几经侦破，几经周折，还是一筹莫展，陷入了困境……此时，凶手把魔爪居然伸向女刑警石山千惠子，“夜幕下的恶魔”才露出了马脚……

第一章 星期五的男人

1

九月秋虫鸣，夏日匆匆离去，城堡的年轻人回来了。

由于今年气温比往年低，东京都内的游泳池显得格外清静。与此相映衬的是，回城的大多数年轻人的皮肤被太阳晒得一片黝黑，显得出乎意料的漂亮。

年轻人的活动范围非常宽广。虽然日本大部分地区今年不算热，但他们或去冲绳和关岛消暑，或去夏威夷踏浪，甚至太平洋中部的塔希提岛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公司职员桥田由美子就是其中一个。

短期大学毕业后，在颇有名气的RS商社就职已有五年。每月薪金虽然才十二万元，但夏冬两季能拿到多达五个月薪金的红利，加上与父母住在一起，白吃白住，全部薪金几乎都花在自己的游乐上了，真算得上是个地地道道的“独身贵族”。

今年夏季，由美子有五天休假，于是一个人去了菲律宾的宿务岛。

从马尼拉乘飞机往南一个小时路程的宿务岛是最近几年突然出名的观光地，岛子周围环绕着珊瑚礁，异常美丽。

由美子住在宿务岛的里佐特饭店，与性格粗犷的菲律宾青年和前来观光的日本青年一起尽情游玩，等肌肤晒得紧绷

顺利地回国时，已经是八月底了。

年轻的由美子，个头高挑，苗条颀长的身材，与日光浴后的赭色肌肤十分相配。当她身穿流行的敞胸背心时，金项链的光泽与高高隆起的小麦色的胸脯交相辉映，显得更富有魅力。

“还是独身贵族好呀！”同办公室的中年男同事们纷纷感叹。

除了由美子外，办公室中还有六名独身女职员。她们分别去了关岛和夏威夷，都是身着阳光赋予的色彩愉快归国的。

双亲特别是母亲早就劝由美子结婚，但她打算再过两三年无拘无束的独身生活才论婚嫁。

由美子想，如果结婚，那么丈夫肯定也是公司职员。眼下与朋友和同事一起摆谈时，虽然总是傲气地说，如果结婚，要找有钱人的小儿子，一年之中至少要有一次海外旅行的机会，否则就不考虑，等等。但是，实际上的结婚对象一般只能是平凡的公司职员。若真是如此，海外旅行就不敢奢想了。所以，由美子打算再过两三年愉快的独身生活，明年则准备去塔希提岛旅游。

由美子能喝一点酒，尤其喜欢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喝。

九月五日下午下班后，由美子与三个短期大学时的老同学在银座一家酒店会面，举杯庆贺其中一个同学结婚。

喝完酒已过十点钟。由美子的家离地铁京王线的芦花公园车站还有十二三分钟的路程。这一带曾是著名文学家德富芦花喜爱的地方。

在新宿与朋友告别，乘京王线列车到芦花公园车站时，已将近十一点钟。

近几年，这一带正值住宅建筑高峰期，就像神话一般，一幢幢漂亮的住宅，仿佛一夜之间从地下冒出来似的，使老住户们目瞪口呆。尽管如此，芦花公园车站仍是个快车不停的小站，到晚上十一点钟时，车站前的商店都已关门熄灯。

父亲对由美子说过，如果回来晚了，一定在车站附近打个电话，好出来接。然而，想到自己已经整整二十四岁，不再是小孩，同时又怕麻烦已入睡的父亲，下车后，由美子未打电话就径直往家走去。

出检票口时，还有十二三个人前前后后地走着，但人越走越少，到由美子家附近时，只剩下由美子和另一个人。

这个人是中年男子，好像也是公司职员，没走几步，就消失在右边的小路上了。

这一带住着一些农户，长长的坡路延伸着，四周空空荡荡，街灯显得很昏暗。

由美子一下看见了前面不远处家里透出的灯光，顿时放心了。还有二三分钟就能跨进家门了。

突然，从阴影中冲出一个黑黑的身影。

“啊！”由美子一怔，惊叫了一声。一只胳膊从背后勒住了她的脖子，张开的嘴也被塞进了一只手。一股大得使她无法反抗的力量把她向黑暗中拖去。

由美子拼命地挣扎着。

“老实点！再动就杀了你！”耳边传来低沉的充满杀气的声音。

九月六日凌晨六点，世田谷警署的刑警们得到了报告。正确地讲是在六点零七分。由于是阴天，四周朦朦胧胧的。

一听说在芦花公园附近的杂树林中有个年轻女性被杀，刑警安井和田岛立即开动警车奔向出事地点。

安井三天前迎来了四十二岁生日。四十二是男人的厄运之年，虽然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但别人总是这么说。这使安井不时想到：岁月不饶人啊！心中一阵阵感到不自在。

安井的搭档田岛，年龄在三十岁左右，个子高高的，算得上是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曾惹起过好几桩风流公案。去年与结婚已五载的妻子离婚，五百万元的精神赔偿费还是借来支付的。后来，上司曾劝他再婚，但田岛打算过一段时间无忧无虑的独身生活再说。

现场离芦花公园很近，步行只要五、六分钟。虽然仍是保留着武藏野旧貌的浓厚色调的地方，但由于最近掀起了住宅热，绿色的大地正一块一块地被建筑工地蚕食着。

女尸所在的杂树林是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绿色地块之一。

枫叶似火的时节尚未来临，在微露黄色叶片的树林中，尸体俯卧着。

女尸全身赤裸，但乍眼一看，安井觉得她好象穿着比基尼泳装。

死者是个年轻女性，日光浴后太阳留下的赭色肌肤与比基尼泳装留下的白色肌肤两相对比，鲜明而又刺眼。胸部仿佛戴着白色的乳罩，下身也像穿着三点式泳裤，因而比一般赤裸的身体更显得性感。

田岛单膝跪在地上把尸体翻转成仰面，女尸露出一张年轻漂亮的脸，正面身子粘满泥土。

“有二十四，五左右吧，”安井自言自语道。

“真不该杀死这样年轻漂亮的姑娘！”田岛用男人特有的口吻说。

法医开始验尸。利用这个时间，安井向发现尸体的人了解情况。

一个早起跑步锻炼的老人，早晨五点半出家门，在跑步中想小便，进入杂树林时发现了尸体。

“这样年轻，真可怜！”这个已满七十岁的老人，边说边抽出系在腰间的手绢，“呼、呼”地擦着鼻涕。

“你认识她吗？”

“脸面有些熟，我一直在回忆。好像在车站附近碰见过两三次”。

“这附近的人吗？”

“我想可能是吧。”老人歪着头说。

勘验现场的人开始拍摄照片。“怎么样？”安井小声地问对尸体作了粗略检查的法医小仓。

小仓一边用手指头尖压着深度眼镜，“很清楚是卡死的，颈部留有明显的淤血痕迹。可能死于昨晚深夜，而且遭到了强奸。”

“遭到了强奸？”

“典型的强奸杀人！”

“真的？！”

“你不相信？”小仓皱皱眉头。

“不，不是不相信。”安井说，“常见的、典型的”是小仓的口头禅，有时他甚至还使用“没说的”这类自信的话语。安井并不是怀疑小仓所断定的死因，而是听小仓说死者曾遭到强奸，不由有些感伤。

“安井君，”在杂树林深处搜索的田岛叫着。

安井踏着落叶走了过去，脚下响起沙沙的枯叶声。

离尸体约十二、三公尺远的杂树林深处，有一个杂树林主人烧枯叶时挖的浅坑，坑中放着被害人的衣物、鞋袜、皮夹。田岛戴着手套翻检着皮夹里的东西。

“有身份证，在RS商社会计课工作，名叫桥田由美子，年龄二十四岁，住所在世田谷区粕谷二丁目，噢？就在附近。”

“那么，可能是下班回家时遭到歹徒伏击的。”

“嗯，很可能。也许歹徒就住在附近。新住宅建筑区有不少空地和杂树林。喂，你来一下。”田岛招呼站在不远处的一个警察，“按这个地址去一趟，叫死者的家属来。”说完，把身份证交给了他。

“里面有钱吗？”安井问道。

田岛又看了看皮夹里，“没有，强奸杀人后又顺手牵羊抢走了钱。”

“这么说，是为抢钱而来，抢到手后强奸卡死的？”

“不管是怎么的，结果都是一样。”

“不对，有很大不同，”安井说，“最初的目的是强奸

还是抢劫必须弄清楚，即使两种犯罪行为最终出现了同样结果，但犯罪的类型有区别。”

3

被害人的父母急匆匆地跑来了。

年龄五十三岁的父亲说，昨夜女儿一直没有回家，因此今早自己未去上班，一直在查找。

个子矮小的母亲一见尸体，“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安井看着这光景，默默不语。他深深理解死者亲属的悲痛，此刻也没有询问情况的心情。看样子，了解情况又得让田岛出面了。田岛无论什么时候总能不动感情地处理事情。安井常想，田岛比自己更适合当刑警。

由美子父亲说，昨晚七点钟接到过由美子打来的电话，说是要去银座与短期大学时的朋友聚一聚。后来在晚上十点钟又从银座打来电话，说是马上回家。“我告诉她，若回来晚了，我去接她，叫她在芦花公园车站打个电话回来，……。”父亲悲痛地说。

哭得死去活来的母亲好不容易捂着沾满泪水的眼镜站了起来。尸体已用毛巾包裹上，准备运去解剖。

“只有这一个孩子吗？”安井这时才开始提问。

“不，她还有个姐姐，已经出嫁。”母亲抽泣着回答。

“被杀的由美子小姐皮肤晒得很黑，今年夏天去过什么地方吧？”

“有五天休假，去了菲律宾的宿务岛。”父亲回答后，接着反问道：“晒得黑与她的死有什么关系？”语气中带有

频不高兴的意味，似乎认为刑警多事。

“有没有关系现在还不清楚，……”安井含含糊糊地回答道。

尸体已运走多时，安井的眼中却老是浮现出被太阳晒黑的肌肤与比基尼泳装留下的白得晃眼的痕迹的强烈对比。特别是仰卧时，嫩白的下腹部和双腿根部强烈地刺激着观者的感官。若是全身晒成一个色，不过是显得健康，由于比基尼泳装留下的痕迹，因此使人感到很性感。

问题在于凶手是怎样感觉的。

死者父母清点被害人的物品，发现丢失了装有现金的小皮包。刚买的国产手表与衣物、皮夹一起被丢弃在土坑里，还有一根18K的金项练。

“我怎么也想不通，”安井扭头对田岛说。

“是那个手表吗？”

“是的，还有项练。”

“其实理由很简单，抢走现金不会露马脚，而手表和项练拿在手中就很容易暴露了，因此才扔掉的。可见凶手作了周密考虑。”

“不会是这样吧？”

“那你说是怎么回事？”

“凶手袭击被害人，并将其全身衣物剥光，若仅仅以抢劫为目的，何必把对方弄成一丝不挂？目的是强奸！而且，凶手甚至把手表、项练全扯下来扔了，可见是不想让被害人身上留一根纱。这里是杂树林，但周围不远处住有人家。凶手出手肯定很快，想尽早结束以免被发觉，但却敢于慢腾腾地摘下被害人胸罩之类的东西，这怎么解释？”

“这么说，凶手是想看看年轻女性的裸体了。昨夜月色清明，又有着如此漂亮躯体的姑娘，完全可以想象到凶手当时垂涎三尺的样子。”

“但是，为什么把手表、项练也扯下来扔掉了呢？”

“这可能是在勒死后扯下来的，不过正如刚才所说，凶手立即想到手表和项练不容易处理，说不定还会露出马脚，所以扔掉的。真是一个狡猾的家伙。”

真是如此吗？

手表是女表，不好出卖，但是项练则不同。最近，男青年也有不少人戴上了金项练。由于金价飞腾，贮存黄金保险。不怕货币贬值。项练没有男用女用之分。

为什么凶手要扔掉呢？

4

解剖结果表明，死因确实是颈部受重压造成的窒息。死亡时间推定在九月五日夜十一点钟至十二点钟之间。被害人的阴道内残留着男人的精液，血型为B型。

通过对车站周围住户的调查，确认被害人是在当夜十一一点六分下的车。

刑警们开始对现场周围的精神变态者进行调查。

仅在世田谷警署管辖区内，实施过变态行为的男人有十五、六个，花痴、偷女人内裤、窥视女厕所，等等，虽然经常被抓住，但释放后大多数人又故态重萌。

抓住的专偷女人内裤的人中甚至还有一个人在大公司当课长，年龄四十三岁，并且有漂亮的妻子和可爱的小孩。然

而，每当他看见晒在绳子上的女人内裤，心中就烦躁不安，不能抑制自己。此人最后被公司解雇，妻子也与他离了婚。

精神变态者一个接一个地被带到专案侦查总部所在的世田谷警署，接受是否在现场的调查。但血型是B型的人中都有不在场的证明，无法证实不在现场的人的血型又对不上号，最后全部一一排除作案嫌疑。

安井他们并没有认为凶手肯定是精神变态者，只是从案件表面上看，象是精神变态者实施的行为。

在由美子工作的RS商社中，与她要好的男人有两个，但不是恋人，仅仅是一般朋友。虽然如此，警察还是对他们是否在现场作了调查。特别是对三十岁、又有着B型血型的股长进行了彻底了解，得到了这个股长当时正与朋友一起打麻将的证明。

剩下要调查的是被害人逗留宿务岛时，是否在那里结识了男人。据她的朋友说，被害人在宿务岛曾与两个男人调情，并为此得意。其中一个菲律宾青年，另一个是日本人。

检查被害人的房间，找到了在宿务岛游玩时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与两个男人合影的，被害人身穿比基尼泳装甜蜜地笑着。

照片上的菲律宾青年不会有什么问题。关键是日本青年，他穿着游泳裤，与穿比基尼泳装的被害人并排站着，身材高大，留着长发，年龄大约二十七八岁。

向宿务岛的旅店询问当时住宿人的情况，耽误了整整一周时间。

九月十二日，无论是安井还是田岛，都没有意识到这是

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

5

对于在通产省工作的三木伸介来说，九月十二日，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这一天既不是他的生日，也没有约会，因为二十五岁的三木目前还没有恋人。下班后的归途中，三木在池袋突然想看电影，于是去看了一部美国影片。当他在地铁西武池袋线的东长崎车站下车时，已是晚上十点半钟了。由于住单身公寓，回去晚了也不会打搅什么人，所以他经常在酒吧喝得很晚才回去，高兴时甚至通宵在外打麻将。

回家有一条捷径，需要穿过N大学的运动场。每当回来晚了，他总是大摇大摆地从运动场中心穿行而过。

运动场四周拉着铁丝网，但已生锈，被过往的人拉开了好几个口子。因为没有什么可偷的，拉开的口子都没有补上。

这天晚上明月当空，三木钻过铁丝网走进运动场。运动场看台旁有一间运动员更衣和放置用具的简易房屋。他走近这间房屋停下来点了支烟。

突然，从房子的阴影中窜出一个黑影。

“啊！”三木一惊。黑影狠命把三木撞倒在地，冲了过去，三木叼在嘴边的香烟掉落地上。

“这个混蛋！”三木骂着立起身来，突然感到左手腕一阵疼痛，用右手一摸，血顺着手指往下流。

“被刀刺伤了，”三木背心处升起一股寒意。

三木跑到设在附近街道旁的警察岗亭，包扎好伤口。一个中年警察立即与他一起赶回现场。警察拿出特制的大号电筒向三木倒下的地方边照边问，“看清了那人的脸吗？”

“没有，停下来点烟，风很大，正用手遮住脸，猛地一下被撞倒了。没有看清那人的脸。”

“是被那人撞上的一刹那，伤着手的吧？”

“是的。”

“那个人高还是矮？”

“看不太清楚，好像和我差不多吧。”

“你有多高？”

“一米七〇。”

“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人，看清楚了吗？”

“来势很猛，力量很大，不象上了年纪的人。连我都被撞倒了，我的体重有六十五公斤。”

“你说那人是从简易房屋的阴影中冲出来的？”

“嗯，是这样。”

“都这么晚了，那个人在这里干什么呢？”警察边说边向简易房屋走去。三木紧随其后。

简易房屋是一间狭长的建筑物，砸坏的锁丢在地上，房门隙开约五十公分。

两人进到里面，电筒光中出现了壁板与平地用的工具。

“什么也没有，”警察说着再往里面走，“啊！”他突然叫出声来。

一个浑身赤裸的女性，双腿呈大字型展开，平躺在地。面部看上去很年轻，皮肤晒得黝黑，乳房和下腹部有明显的穿过比基尼泳装的白色痕迹。在手电筒的光柱中反差强烈，异常眩目。

三木从警察身后伸出头，屏住气息看着地上的女人。警察躬下身体摸了摸脉搏，又把耳朵贴在她胸部。

“死了吗？”三木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警察似乎根本没有听见他的询问，继续看着，然后站起身来，“请你来一下，”他把电筒塞给了三木。

“干什么？”

“这里发生了杀人案件，必须立即与警署联系。”说完，跑出了房门。

三木别无选择，拿着被塞在手中的电筒对着尸体。渐渐，恐怖感消失了，“晒得好漂亮的身体，”他不禁感叹不已。

由于泳装留下的印迹极其鲜明，使乳房显得格外丰满，并且，下腹部白得耀眼，象穿着一件白色的三角裤。双腿分开呈大字型，可能遭到了强奸。

这时，外面传来了巡逻车尖利的警笛声。

7

池袋警署的刑警白石拿着专用照明灯走了进来，一看尸体就想起一周前在世田谷区发生的那起杀人案件。

眼前这个被害人好象也是被卡死的，也有晒黑的肌肤与白色的泳装印迹。